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六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世宗崇道教

嘉靖元年春三月簿錄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財資及  
玄明宮佛像毀括金屑一千餘悉給商以償宿逋齊瑞  
竹正德間賜玉璽書金印賞賚無算至是從工部侍郎  
趙璜言也禮部郎中屠壘發檄徧查京師諸淫祠悉拆

毀之 七月帝漸興寺觀崇奉諸教汪珊疏言十漸其三言議復諸不經淫寺觀非初罷之意章下所司

二年夏四月暖殿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乾清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內監十餘人習經教于宮中賞賚不貲大學士楊廷和九卿喬宇等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給事中周瑯張嵩張汝安磐等交章劾文乞置重典俱不報 閏四月停齋祀時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以來宮中自常膳外少有所

取邇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  
西天西番漢經諸殿至於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亦各  
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虛設  
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謂  
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曩以欺先帝使生民  
塗炭海內虛耗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陛下急誅之  
遠之可也伏願改西天殿為寶訓殿以貯祖宗御製諸  
書西番殿為古訓殿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殿為聽

納殿以貯諸臣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管鑰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

五年以道士邵元節為真人吳尚禮為左至靈

七年春正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宮寢之中非祀天之所每日拜祝恐勞且褻請已之報聞

十年十一月遣行人召大學士張孚敬還朝建祈嗣醮欽安殿以禮部尚書夏言充醮壇監禮使侍郎湛若水

顧鼎臣克迎嗣導引官文武大臣遮日進香上親行初  
終兩日禮

十一年冬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斥汪鉉郭勛之奸  
乞罷工作禱祀上怒收繫械訊瀕死謫戍

十三年五月上御重華殿召大學士張孚敬武定侯郭  
勛等五人入觀祀天青爵作紀樂同遊詩

十四年夏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請順天心絕異  
端勅禮部尚書夏言覆奏改僧錄司于大隆善寺僧徒

還俗者聽併移姚廣孝神位廣孝神位帝更定祀典撤太廟配享移入興隆寺者也

十五年春正月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賜玉帶冠服元節興安人仙源范文泰見而竒之授以龍圖龜範之秘嘉靖初徵入京召對便殿首以真教主靜之說進帝嘉納之已為禱雪輒應命為致一真人領金籙醮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會帝有事南郊召元節分獻風雷靈雨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并封其師為真人勅建真人

府都城西落成命夏言作記刻之庭歲給祿一百石遣  
緹騎四十人充掃除役贈田三十頃蠲其租徭至是寵  
待益隆 夏四月詔求紅黃玉以禮神 十月除禁中  
佛殿建慈慶慈寧宮時帝欲除去釋殿召武定侯郭勛  
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視大服千善殿有金鑄  
象神鬼淫褻之狀又金函玉匣藏貯佛骨佛牙之類及  
支離傀儡凡萬三千餘斤言退上疏力請瘞之中野不  
得瀆留宮禁帝曰朕思此類智者以為邪穢而不欲觀



愚民無知必以奇異奉之雖瘞中野必有竊發以惑民

者其燬之通衢永除之于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 十

一月大修金籙醮于立極殿七日夜以謝儲祥以大臣

為上香監禮迎嗣引導等使如舊 十二月以皇嗣生

錄致一真人邵元節禱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一品服

俸賜白金文綺寶冠法服貂裘授其徒邵啓為等祿秩

有差先是上命中使即貴溪山中建仙源宮既成元節

乞暫還山已而帝遣錦衣千戶孫經往趨起之舟至潞

河命中使迎入賜彩蟒衣併闡教輔國玉印時帝以祈  
嗣設醮旦夕有雲氣見于祈壇上大悅越三日皇子生  
遂有是命

十七年命建金籙大齋于內皇壇白鶴遶壇卿雲捧日  
賞賚天師張彥頽有加嘉靖初彥頽入賀上賜問以清  
心寡慾對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  
遂留京邸既而請還山上遣行人持詔召之稱卿不名  
宅燬為作治給事中黃臣諫曰昔者藥巴郭憲喫酒止

火彥頤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不從彥頤尋卒詔如列侯例賜卹典天師永緒上所命名也

十八年八月致一真人邵元節死時上躬祀顯陵元節留京師一日晨起召其徒語之曰我殆將逝矣安得走行在一見皇帝言未既卒帝駐蹕裕州聞之慟手詔勅行在禮部贈謚命中官錦衣護其喪喪還勅有司營葬卹典如伯爵例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一名仲文黃岡人少為縣掾喜神仙方術嘗授

符術羅田萬玉山而邵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  
初仲文授遼東庫大使秩滿至京師時元節貴幸比老  
欲請骸骨未有間會宮中黑青見元節治之無驗遂薦  
仲文代已試宮中稍能絕妖帝寵異之至是扈駕南巡  
至衛輝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帝以問仲文對曰當火  
遣仲文禳之仲文曰火終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  
宮果災宮中死者無算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竟無  
恙明日勅行在吏部授仲文是職給誥印許携其家于

官 九月上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監國朕靜攝一二年然後親政太僕卿楊最上言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可以成仙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智不知學哉孔子謂老子猶龍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易得哉臣聞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犬馬之誠惟望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而自仙不

期壽而自壽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氣不可信也帝覽之大怒逮繫鎮撫司考訊久之死獄中

十九年春正月上疾不朝拜天玄極殿二月建宮祈禳三日 八月萬壽聖節建三晝夜醮告天玄極殿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為金銀因以所化銀器進上大悅曰殆天授也因授朝用紫府宣忠高士薦其器于太廟加勛祿米百石 十一月進陶仲文為忠孝兼一真人領道教事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食一

品俸

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下詔獄爵上言曰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重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股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執左道以惑衆聖主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廷苑金紫赤紱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貴而昇之迂怪之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

縱之聖為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  
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此邪佞之術列  
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福哉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  
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  
死近日羅洪先等以言罷黜國體治道所損實多臣恐  
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  
近遠于萬里矣疏入帝大怒命鎮撫司長繫之

二十二年春二月段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以黃白術



結郭勛干進久之技窮勛有罪繫獄脇索勛賂捶死勛  
家廝役張瀾復上疏瀆奏帝怒收送法司論死 官婢  
楊金英等謀逆伏誅帝曰朕非賴天地鴻恩曷除宮變  
焉有今茲朕晨起至醮朝天宮七日醮之日白鶴四十  
餘翔空中羣臣賀

二十三年冬十月大同邊卒獲叛人王三上曰叛惡就  
擒固義勇之効力實神鬼有以默戮之加乘一真人禮  
部尚書陶仲文為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

如仲文者

二十四年三月建祈年醮朝天宮 秋八月永和王知

燠獻白鹿上壽遂告鹿瑞于太廟是時上重箕仙箕下  
亦命有司掩骼骼出故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  
中劉魁詔獄皆從之爵怡魁甫出三日吏部尚書熊浹  
諫止箕仙復逮獄如故浹乞休命錦衣衛遣校尉送原  
籍為民

二十五年秋七月久雨上曰鹿瑞龜祥游呈去歲今朕

辰日近醴泉復出承華雖聖賢不恃以怠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八月望舉謝停封貢事毋慢八月加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任一子尚寶司丞

二十九年夏四月加封陶仲文恭誠伯先是春不雨上以問仲文仲文曰疑有冤獄時陽武知縣王濂以罪坐絞子策走京師誣巡撫胡纘宗私隙故入人罪述纘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雲殿湘竹英皇淚不磨為詛咒

上怒逮訊久不決至是因仲文言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傳旨封仲文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

三十年夏五月復事鎮鹵法壇先是帝從陶仲文請設立符鎮鹵法壇嚴事之曰禡鹵魄勿窺我邊圉至是帝以馬市成俺荅款塞欲撤之忽報鹵有異謀帝諭羣臣曰朕于十九日欲撤鎮鹵法壇二十日即有警報玄威所至亦不可忘遂益敬事之冬十月邊吏獲叛人哈舟兒陳通事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實賴玄貺所至宜告謝

雷霆洪應壇行獻俘禮從之

三十一年二月太上道君誕辰建醮永壽宮九日

三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三十三年秋七月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  
吏部尚書李默禮部尚書王用賓左都督陸炳吏部左  
侍郎程文德禮部左侍郎閔如霖吏禮右侍郎郭樸吳  
山並直西內撰玄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  
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辭願洗心滌慮

劾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景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訕律乃革爵安置崑山時諸臣覬撰玄管進景和獨不屑直贊夏四月舉祀高玄大典止封停刑工部尚書趙文華乞歸以病請上方修玄禁奏疏尤諱言疾疏入觸上怒罷

三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命翰林院侍讀嚴訥修撰李春芳並為翰林學士右春坊右中允董份直西內撰玄自是詞臣多舍本職往往求供奉希進用九月廢徽王

載瑜為庶人王善伺上意上宮中有需王輒先時獻道者南陽梁高輔年八十餘手甲長數寸善導引王厚遇之進之上拜散人高輔謹有所賜予皆辭王使人求謝不能應王故煉女癸服之上亦需此高輔馳求王不與而王方自恣興土木詐稱張世德自走南京市美女事聞奪爵幽鳳陽王聞之自殺是歲上睿皇帝道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智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獻皇后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

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孝烈皇后號九天金闕玉堂輔  
聖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上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  
一飛玄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  
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  
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  
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  
三十六年冬十月玄嶽諸山獻紫芝已而總督胡宗憲  
巡撫阮鶚御史路楷等相繼上者不可勝計



三十七年夏四月總督胡宗憲獻白鹿五月復獻白鹿于齊雲山帝曰一歲二瑞天眷也命告謝玄極殿太廟以宗憲忠敬陞一級百官表賀 秋七月禮部類進四方獻芝凡千八百六十有四詔更求廣徑尺以上者

三十八年六月以陶世恩為太常寺丞世恩以蔭歷尚寶少卿為言官所列奪官至是仲文乞復子原職帝命改為太常寺寺丞兼道錄司右演法是時仲文請假還里帝下璽書褒諭之遣錦衣千戶一人護歸仍賜白金

彩繒以示眷懷令有司歲時存問

三十九年二月浙江總督胡宗憲上汪直獄上曰玄祐也命告玄極殿而論宗憲功有差已而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上悅賜金帛金彩鶴衣一襲禮部請謝玄告廟許之不數日白龜亡上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十一月乘一真人陶仲文死仲文習祈禳術得幸賜坐稱為師然亦小心憚帝威嚴不敢他有所干列爵五等死謚榮康惠肅以伯禮葬隆慶初奪爵籍其家

四十年二月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徹奚鳳等往天下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諸書十一月禮部奏四方進芝凡七百六十九本命採五色盈尺者淮王獻白雁二賜金幣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廟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宮災于四十年十一月不三月而告成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禧諸殿極其宏麗上悅加大學士徐階等秩有差夏四月癸酉方士鄩縣王金進五色龜靈芝授太醫院御醫命成國公朱希

忠告廟表賀 壬寅大學士嚴嵩免初方士藍道行以

箕幸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箕所焚之不能答則  
咎中官穢中官乃合方士啓示而後焚之每答具如旨

上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  
問其賢否對曰賢如徐階楊博不肖如嵩上心動會

御史鄒應龍劾之

詳嚴嵩  
用事

上曰人惡嚴嵩久矣朕以其

贊玄壽君特優眷乃縱逆子負朕其令致仕已而上思  
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傳位退居西內專祈

長生階諫上曰必皆仰奉上命闡玄修仙乃可有再言  
嵩者併鄒應龍斬之嵩知上意密賂左右發道行怙權  
及矯稱玉詔諸不法事竟以妖言律論死 秋七月內  
苑獻嘉禾一莖三穗者兩穗者三十有一羣臣賀 十  
二月辛酉甘露降顯陵松上守備太監張方奉祀都督  
僉事蔣華等以進上悅告郊廟

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上祈鶴文檢及法祕嵩罷歸至  
南昌延道士藍田玉等為上醮鐵柱宮玉因以所藏名

鶴符驗法書附奏嵩玉皆賞賚有差 秋八月御苑龜  
生卵者五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鵲言出自  
景陵羣臣表賀

四十三年三月妖人李應乾等伏誅應乾居河南之濟  
源一目微眇兩手涅日月字懷衛間不逞者多附之陰  
鑄印章數百太白旗數十付徒衆為符驗約四月八日  
起兵時山東宣大真順諸處妖人尤衆互相煽結而呂  
某者潛入京以白社法惑衆陰結無賴千餘人其黨有

以偽告身二帙辟穀藥餌一畏首告大學士徐階者緝  
獲鞫實奏聞應乾匿山西久之乃獲俱伏誅 五月乙  
卯桃夜降于御幄左右云其空墮上喜修迎恩典五日  
丙辰桃復降是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謝玄告廟頃之  
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上以奇祥三錫手詔答之

四十四年春正月帝不豫帝注意玄修先是王大任奉  
命陝西湖廣招致方外士王金等能合內養諸藥姜儼  
奉命江西廣東亦得能通符法者還復命俱授翰林侍

講做不自安乞還里大任仍在朝不為翰林所齒上雖

修玄西內而權綱總攬夜分至五鼓猶覽決章奏自王

金等以修煉幸與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偽造五

色靈龜靈芝以為天降瑞徵又與陶做劉文彬申世文

高守中偽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及以金石藥進御其

方詭秘不可辨性燥熱非神農本草所載帝服稍稍火

發不能愈然做竟得遷太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太

醫院御醫文彬太常寺博士 三月方士熊顯趙添壽



各進法書數十冊帝令留覽賜冠帶銀幣遣還添壽又  
進法秘乞留靜虛觀祈咒 五月方士胡大順藍田玉  
等伏誅初有藍道行者以方術見帝帝頗信之已而事  
敗下獄死胡大順者故陶仲文徒也亦以事敗斥去希  
復進用乃偽造萬壽全書一帙詭稱呂祖以箕授者用  
黑鉛取白名先天玉粉丸命其黨何廷玉齋至京時嚴  
世蕃已敗乃資以賄因道行徒藍田玉通內侍趙楹獻  
之帝曰既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等遽謂帝念之也

遂與羅萬象者詐稱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寧薦于  
帝具奏求圖書及建宮地及至則大順也帝惡之時宮  
中屢作氛孽田玉等遂以為藍道行下獄故至此欲以  
動帝帝頗惑之以問徐階階力言大順小人不畏法紀  
而田玉尤甚且宮孽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帝悟階  
又言田玉乃嚴世蕃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至妄傳密  
旨罪惡尤重帝乃命收大順等下訊獄具帝猶欲寬之  
復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詐傳他日夜半出片紙有

所指揮將若之何于是併楹論死 八月御几及褥各  
得藥丸一躬謝太極殿告宮廟 冬十月戶部主事海  
瑞上言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  
像立啟聖之祠瘞斥元世祖于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  
奪其權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  
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  
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  
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

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為薄于夫婦今愚民  
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遺也  
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  
賀陛下誤為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  
端在玄修夫玄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  
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歷  
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仲  
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

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  
天不愛道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真宗獲  
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  
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  
耶然則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  
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設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  
可見已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日視朝與宰輔九卿侍從  
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

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心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臯  
夔伊傅周召之列內之宦官宮妾外之蔭恩叙勞多有  
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厨內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事  
而積者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  
在一節省間耳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諸臣必  
有為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耳  
陛下為此非勞也民熙物洽薰為泰和陛下性中真藥  
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

可旋至立效乃縣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  
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  
外為諛小臣畏罪面為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  
第一事也疏上帝大怒命逮繫瑞下鎮撫 交城王表  
相得白兔于藐姑射山撰頌以獻賜金衣

四十五年春正月上久病不痊諭大學士徐階欲幸承  
天拜顯陵取藥服氣階奏止之是年冬帝崩于乾清宮  
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一念憊

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至奸人誑

惑自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即

釋復職 穆宗踐阼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中逮方士

王金陶倣申世恩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論死

谷應泰曰宋臣李沆之言曰人主當知四方艱難

不則土木禱祠次第並作而伊尹之訓太甲亦曰

酣歌恒舞時謂巫風此皆豫大之良規嗣王之炯

戒矣世宗起自藩服入繼大統累葉昇平兵革息



息母亦富貴吾所已極所不知者壽耳以故因壽  
考而慕長生緣長生而異種舉惟備福于箕疇乃  
希心于方外也爰考初政即設齋宮及其末年猶  
餌丹藥蓋游仙之志久而彌篤未有若斯之甚者  
也方其前星未耀元鳥方來瑤筐誕祥高禔有應  
世宗信之欣然以天神可降焉于是命道士邵元  
節為致一真人金銀象印陪祀南郊風雨靈壇職  
司秘籙而且祠神紅玉分諮詔使享天青爵召視

重華雖黃帝憑五城以授神人漢武寵文成以延  
方士未為過也繼又召真人張彥頤設金錄大齋  
則有白鶴降庭卿雲捧日去天尺五幾于呼吸可  
通矣然元節身死玉棺不來彥頤宅火喫酒不滅  
而世宗之意冀遇其真復召陶仲文者拜為神仙  
高士徐市既去更用盧生混康以還復徵靈素即  
蓬萊之想愈殷祈年之觀益麗矣乃若旋風四繞  
則行宮果災疑獄初平即春霖早霈以至白鹿一

雙獻于浙地紫芝干本貢自荊州又且雲氣降于

圻壇綏桃來于御幄比之建章宮中芝房露掌玉

津園裏幡節樓臺以今準古史不勝書宜世宗之

甘心于此也雖其後段朝用下獄被戮胡大順藍

田玉等以次伏誅不過少翁牛腹致疑新平玉杯

得譴耳而仲文死後更訪異人羈縻弗絕一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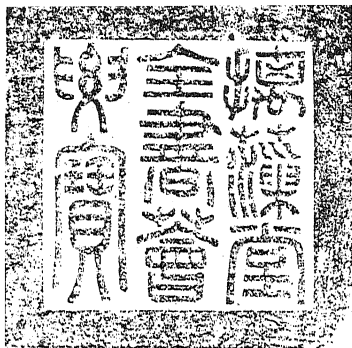
乎更可駭者世宗清虛學道不御萬幾奸嵩擅權

二十餘載二世居深宮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

而蔡京專政陰行蠱惑吾無責焉至于周瑯鄭一  
鵬等諫之于前楊爵海瑞等爭之于後而永嘉再  
相同游撰詩貴溪典禮充壇監醮豈王旦附會祥  
符寇準依阿乾祐為國大臣渙忍宜爾耶然而世  
宗初御括燬佛金燒除佛骨海內喁喁想聞聖學  
而乃于佛則絀于道則崇崔伯深不事胡神更奉  
天師孔祭酒詆訶佛法心存道黨較長絜短即二  
氏何擇也究之金石燥烈鼎湖既有龍升王陶論

死雲中不乏鷄犬語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又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吁可慨也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莫漢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六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誅岑猛

嘉靖五年夏四月姚鏌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按

廣西諸土族岑氏為大自稱漢岑彭後國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伯顏為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為岑溥溥二子長獠次即猛弘



治六年獠以失愛弑溥土目黃驥李蠻發兵殺獠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釁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慮蠻方命乃檄思思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方雄兩江洎至田州李蠻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思濬留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釁十五年十月濬襲攻陷田州偽以其族子洪守之猛走免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

戮之并誅洪改思思為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  
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為田州府同知領  
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自廣嘗自言  
督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  
之衆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之猛  
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  
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  
督府使又不得曩者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力凌

轢鄰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惴猛冀得猛重賂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遽再疏請征猛制曰可至是鏌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胡堯元為監軍督之九月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初猛聞大軍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寃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鏌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

岑璋歸順州知州也以其女失愛于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為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為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得實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為

世讐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  
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為好  
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  
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迂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  
我來耶臣默然佯為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  
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何嗔也稍語須臾復嘆息  
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沈思者  
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我過耶臣曰無之璋曰鄰

壤有所控訴將逮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卧内跪叩之  
臣潜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秘不告我臣  
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  
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  
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  
脫計即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  
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猛取吾女讐視之吾何暱焉  
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是盍自列督府匪

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亟遣馳詣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許之遂陽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鏐鏐喜乃不備璋岑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為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為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

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  
盛供張列侍美女地遠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日詭猛  
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  
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  
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  
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  
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  
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為變幸緩五



日當捕致之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  
陳奏事不白為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  
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  
猛樂作持醵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  
為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醵死璋斬其  
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  
猛三子長為邦彥既敗死次邦佐邦相出亡邦彥側室  
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諸惡目韋好陸綬馮爵俱被擒

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捷聞論功行賞鏐請置流官治  
之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六年五月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死  
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藩省旦暮當不保于是靖  
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惶懼藩臬諸司素銜姚鏐者  
又倡言猛實未死鏐為歸順所給御史石金聞之遂劾  
鏐攘勦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帝  
大怒落鏐職以王守仁代之先是鏐上言田州遺黨復

叛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帝命動支廣東  
司府帑庫金錢不得自分彼我致悞事機至是守仁未  
至鎔侯代偵知思思未陷欲徵兵擒蘇等自贖乃徵廣  
西諸司議事而銜鎔者給郵吏發檄交悞各以檄誤不  
至鎔竟不獲集兵而去

七年春正月王守仁將至田州調集湖兵數萬人南下  
諸土目皆憚之守仁乃自弢晦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  
盧蘇王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使人招諭使來輸罪會

有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仁許之蘇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罪箠之蘇受衷甲受箠已而諭歸俟命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况田州外捍交趾縱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為田州官猛子邦相為判官以盧蘇王受為巡檢別立思恩府

設流官統之帝皆從焉乃命邦相歸田州盧蘇等各  
之官田州以寧守仁復薦布政使林富為巡撫都御史  
張佑為總兵官鎮廣西守仁乃往南寧三月王守仁  
檄盧蘇王受等攻斷藤峽八寨盜賊盡平之兩江底定  
守仁上言或稱蘇受等功大獲賞賚時兵部侍郎張璁  
及桂萼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之

十三年秋九月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先是林  
富代王守仁為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

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議降田州  
為州治以邦相為判官命副總兵張佑鎮之許以二年  
而代時邦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畜之盧蘇自矜功大  
專橫邦相不能平遂有隙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  
已邦相賄之不滿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購  
得邦彥子芝育之別所邦相時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  
鎮庇芝得免尋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  
陶諧畜之至是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

羅玉等伐盧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遂劫諸土目攻  
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乃立  
芝遣歸田州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鄰府諸土官皆  
不平盧蘇弑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人之蘇走免亂  
復大作兩江震駭諧遣人諭諸土官曰邦相實病死盧  
蘇何與而爾等自相殘害也亡何諧以憂去都御史潘  
旦蔡經相繼代皆曰思田苦兵革久矣朝廷今復以盧  
蘇故興問罪之師征伐當何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

葉侁叅議陳大珊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以上聞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朝廷遂置蘇不問仍官芝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聞之莫不解體

谷應泰曰田州為粵西南徼蠻瘴荒裔不足重輕後失安南議者稍稍視田州為南海外屏欲寄重焉岑氏世守田州自弘治六年岑猛父膏逆鑽



身逼強鄰間關奔走存邢遷衛朝廷視猛恩至渥也至十八年岑濬始懸首藁街正德中岑猛始克復舊業黎子式微重耳河水猛身扞天朝不忘舊德分固應爾而乃晉惠入絳遽絕秦關衛燬廬漕坐觀齊亂猛之單騎棄軍仰藥逆旅天亡之矣然猛桀驁性成反形未見追兵四集猶敕下勿交鋒裂帛書寃上狀軍門亦云哀已而雲夢陳兵決收韓信陳平奉詔竟斬舞陽姚模輕于討賊重于受

降信于請兵疑于對壘猛既寃死不白鏐亦功名  
不終猛負國恩而身殛鏐貪軍功而官奪天道好  
還適相當也至盧蘇王受之反釁本姚鏐失又似  
由新建蓋新建憐田恩厭苦兵革曲撫盧王立岑  
氏之後設田州之官陰假戰功陽羈蘇受而所舉  
張佑貪賄比匪種禍岑族張佑既隕邦相之毒邦  
相旋膏蘇受之戈沈王構惡義真必棄關中鍾鄧  
相傾姜維幾反蜀道新建寄托不終識者微有憾

焉而繼佑來督者陶諧也邦相賊殺鎮臣朝廷寢而不問蘇受執殺州主大臣陽言病亡夫天南末郡不知天子寵靈式憑皆懸督府張佑索表不與拘執唐侯陶諧寶賂亟行遂黨莒僕處置舛錯刑賞乖張貽笑蠻方損傷國體君子知明網不振先在遠彞矣要之姚鏌之非在于捕反太急而貽謀者索賄之盛應期陶諧之罪在于有賊不討而貽謀者亦索賄之張佑官務賄章邊釁日急故皇甫

安邊奏免墨吏奉先載寶僕固稱兵好利亡國好  
色亡身古今龜鑒蓋不誣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六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嚴嵩用事

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禮部選譯字諸生嵩至即要貨賄已而苞苴過多更高其價御史桑喬列其狀請罷黜之嵩乃疏辨求免帝曰卿所云為人臣于今日率皆觀

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但盡心翼贊以副簡任不必復辭嵩意得甚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其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得飾辭自明以傷大體帝乃令以後大臣被劾宜自省修勿得疏辨嵩懼益為恭謹以媚上

十六年秋九月禮部尚書嚴嵩劾應天試官品隲文字不書名大不敬大學士夏言又謂策以戎祀為問多譏訛語當寘于理遂命官校逮繫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衢

下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揚麒何宏沈應陽俱命南京法  
司即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行所在巡按即訊貢士不  
得應試南宮 十一月嚴嵩摘廣東試錄有體存故可  
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微故可  
以鼓舞等語叅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遇交射及黃郊紫  
微碧虛子之問荅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不道口  
指俱戾體格帝怒命監臨余光法司鞠問提調陸杰余  
鑑監視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鞠問試官王本才等



各巡按官鞫問貢士不得赴試南宮

十七年夏五月通州致仕同知豐坊上言請復古禮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嚴嵩上  
言萬物成形于秋故王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  
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若稱宗之禮則未有  
帝宗而不祔太廟者恐皇考有所不寧帝悅已而嵩復  
阿上旨請尊文皇帝稱祖獻皇帝稱宗上從之乃尊太  
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詔天下

詳更定  
祀典

十八年二月景雲見夏言顧鼎臣以聞嚴嵩請帝御朝  
受羣臣賀嵩乃作慶雲賦及犬禮告成頌上之詔付史  
館 帝南幸嚴嵩從賞賚優渥與輔臣等嵩以桑喬  
胡汝霖故慚且恨因于帝前以他事自白且激怒帝  
十九年春正月巡按雲南御史謝瑜上言嚴嵩為桑喬  
所劾不自咎責反謂贊議明堂扈蹕南幸為諸臣所嫉  
將以揚已功激聖怒箱衆口且臣以嵩之可論難以枚

數選譯字諸生通賄無算宗藩有所陳乞每事徵索故王府胥吏交代動以千計至于齋詔官役去索重賄旋索土物收買內外童子充斥家庭豈宗伯大臣所為乎嵩不以此自省而巧佞誣罔何奸邪無賴至此也不報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柙謀襲之遣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白金三千兩賂嚴嵩復賂儀制司令史徐旭及王府科胥人皆受焉嵩乃題覆從之東廠邏卒執其籍以聞下法司問受賂者皆戍邊嵩無恙

既而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燬與嫡孫懷燻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亦受之為覆允永壽莊僖王妃遣人擊登聞鼓奏訴于是御史葉經劾嵩貪狀乞賜敕正嵩急歸誠于帝帝憫之乃曰表柙惟燬襲爵應否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事勿以介意

二十一年夏六月大學士夏言罷言與嚴嵩同鄉稱晚進以議禮驟貴嵩謹事之言不為下時嵩為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言阻之遂有郤會言坐失旨當罷

呼嵩與謀而嵩已造上所幸秉一真人第謀倚言言覺之囑所善者劾嵩時上已心愛嵩攻益力上益憐之上在西苑齋居許人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用小腰輿以乘上怪之勿言會上不欲翼善冠而御香葉巾命尚方倣之製沈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嵩等言密揭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嵩于召對日故冠香葉而冒輕紗于外令上見之上果悅留嵩慰諭甚至因泣訴言見凌狀上怒即下敕逐言科道官以失職不糾降調奪秩

者七十三人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叅預機務仍掌部事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材御史童漢臣等首論嵩奸污不當乘君子之器南京給事中王曄御史陳紹等復論嵩并及子世蕃同惡相濟闕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辨乞休帝優詔百餘言慰留之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賜其家藏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立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 冬十月給事中童漢臣伊敏生喻時等再上疏論嚴嵩巡按四川御史謝瑜

上言堯舜相繼百四十年誅四凶而陛下數月之間轉  
移之頃四凶已誅其二如郭勛胡守中而其二則張瓚  
嚴嵩是也請陛下奮乾斷亟遣之以快人心于是嵩復  
上疏乞罷帝慰諭留之已而謝瑜童漢臣俱以他事謫  
去

二十二年夏四月嚴嵩解部事嵩既入內閣竊美威柄  
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于是  
副封苞苴輻輳其戶外大學士翟鑾位望先嵩而勢實

不競遂至不相能給事中周怡上疏論之語多侵嵩疏  
入下獄已而鑿以二子倖第削籍去 秋九月逮山東  
巡按御史葉經廷杖死初經劾嚴嵩受表柙惟熿賂嵩  
銜之及經監山東鄉試嵩摘試錄中有諷上語激帝怒  
逮之至京杖闕下死布政使陳儒以下皆遠謫自是中  
外益側目畏嵩矣

二十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為  
文淵閣大學士嚴嵩事取獨斷不相關白讚論之嵩乃



上言獨蒙宣召于理未安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不宜有此嫌異今諸閣臣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同僚且明言妬也

二十四年夏五月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應旂補外職初嚴嵩入內閣南京給事中王擘首劾嵩于是言者踵至嵩恨之是春大計京官嵩令所私尚寶丞諸傑移書應旂使黜擘應旂執傑使并其書白尚書張潤欲以

奏聞潤止之釋其使而傑先為南京兵部主事有貪聲  
于是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旂并黜之常州守符驗故  
留臺御史也亦在所黜嵩乃嗾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  
怨黜本郡守謫補外 十一月許讚削籍去 十二月  
復召夏言入閣自嚴嵩入相同事者多罷去嵩獨相以  
太廟工成加太子太師後帝微聞其橫厭之于是詔起  
夏言言至盡復其原官且加少師位在嵩上言凡所擬  
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嵩亦唯唯雖斥逐其黨不敢

救心甚恨之是時嵩子世蕃為尚寶司少卿通賂遺且  
代輸戶轉納錢穀多所朘削言知之欲以上聞嵩懼甚  
挈世蕃詣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賂其門者直走言榻  
下及世蕃長跪泣謝言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會御  
史陳其學以鹽法論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炳等造  
言請死有所進橐皆長跪而解嵩知之日與謀傾言言  
不悟上左右小璫來言恒僕視之詣嵩必執手延坐持  
黃金置其袖中故璫輩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瞰嵩

言言多酣寢嵩知之每夜視青詞草初言與嵩俱以青詞得幸至是言已老倦思令幕客具草不復簡閱每多舊所進者上輒抵之地而左右無為報言嵩則精其事愈得幸言以是益危

二十六年秋七月以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世蕃納賄日盛嵩憚夏言知之乃疏遣世蕃歸帝特命馳驛往還世蕃益橫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嵩既忌言都督陸炳亦怨言

持已陰比嵩圖之會都御史曾銑議復河套言主之而  
嵩則極言其不可語頗侵言及言請給誓劔得專僇節  
帥以下上亦稍稍惡之會澄城山崩裂又京師大風上  
益疑以套議問嵩嵩因詆言擅權自用及退復上疏劾  
銑開邊起釁言雷同誤國并自求去甚力上溫旨留嵩  
而切責言于是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費家左都御  
史屠僑皆謂言誤國帝乃命緹騎捕銑至京因盡奪言  
師傅俾以尚書致仕 三月殺都御史曾銑銑既被逮

嚴嵩復令仇鸞訐之刑部侍郎詹瀚左都御史屠僑錦  
衣衛都督陸炳阿嵩意謂銑行賄夏言論斬棄西市

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先是言既歸舟至丹陽復就逮  
至京上疏極陳為嚴嵩所陷帝不聽刑部尚書喻茂堅  
等據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  
帝怒責茂堅等阿附言值居庸報警嵩復以開釁力持  
竟坐與銑交通律棄西市言既死大權悉歸嵩矣十  
二月給事中厲汝進劾嚴嵩及子世蕃奸惡謫為典史

尋以大計劃籍

二十八年五月杖給事中沈東于闕廷初大同總兵周尚文屢立邊功卒其家奏求卹典不報沈東上疏請卹尚文語侵嚴嵩嵩恚乃下東法司訊鞫法司論贖刑上嵩恨未泄仍予廷杖長繫鎮撫司

二十九年夏六月以仇鸞為宣大總兵鸞坐廢已久以重賂嚴世蕃得之八月加嚴嵩上柱國嵩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為比帝悅進嚴世蕃

為太常寺卿仍行尚寶司事 俺荅薄都城令人持書

入朝求入貢言多悖慢上召嚴嵩及禮部尚書徐階于  
西苑曰事勢至此奈何嵩曰此窮寇乞食耳母足患帝  
曰何以應之嵩無以對乃命階集羣臣議司業趙貞吉  
抗言其不可帝壯之予金五萬募戰士而敕中無督戰  
語不得統攝諸將因謁嵩嵩故與貞吉有郤辭貞吉怒  
會通政趙文華趨入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  
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叱守門者嵩大恨



已而貞吉單騎出城徧諭諸營將諸將皆感奮而大將軍仇鸞獨難之比復命嵩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廷杖謫嶺南 殺兵部尚書丁汝夔初俺荅薄都城嵩授汝夔計謂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寇飽自去諸將固怯戰輒相謂曰有禁勿戰故民間歸罪汝夔及被逮嵩恐露前畫給曰母慮吾為若地汝夔信之弗自辨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遂棄市

冬十二月帝以俺荅故詔羣臣令人人盡言刑部郎中徐學詩上言外攘之備在急修內治內治之要貴先正本原今大學士嵩位極人臣貪黷無厭內而勛貴之結納外而羣小之趨承輔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敵患其來有漸而嵩泄泄自得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縱子世蕃受失事李鳳鳴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郭琮金使補漕運私徒南還輜車數十乘駟車四十乘潞河樓船十餘艘貯載而歸悉假別署封識以誑道路嵩謀

已得如君父何今士大夫語嵩父子無不嘆憤而莫有  
一人敢牴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而勢成  
也世蕃狡鷲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必關  
白然後上聞蓋嵩之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  
交耳目乘機構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  
強辨精神敏給揣摩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  
私交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歡當路而緘奪人口故凡  
諸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亦必托

事假人陰中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如給事中王擘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當時已蒙聖恩寬宥今則安在天  
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痛心疾首敢怒  
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也臣請亟罷嵩父子以清  
本源疏入帝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斥為民

三十年春正月杖錦衣衛經歷沈鍊于闕廷初俺荅薄  
都城求通貢趙貞吉以為不可鍊在衆中申貞吉指不  
休吏部尚書夏邦奇目之曰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

吏弗言故小吏言之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  
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其惰歸必大捷是時大  
學士嵩用事數寢格邊檄不以上聞故鍊書奏不報鍊  
乃抗疏言嵩受國重任貪婪愚鄙不聞諮諏方畧治國  
安邊惟與子世蕃為全家保妻子計以朝廷之賞罰為  
已出故人皆計嵩愛憎不知朝廷恩威因歷數其十大  
罪請戮之以謝天下詔以鍊詆誣大臣廷杖之謫田保  
安 三月大計京官嚴嵩授指吏部中傷善類甚衆以

徐學詩劾已削籍并黜其兄中書舍人應豐吏部奏上  
帝察其枉留之然亦不問

三十一年冬十月御史王宗茂疏論嚴嵩負國大罪八  
帝謂其狂率謫平陽縣丞

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巡按御史趙錦請  
罷嵩以應天變疏上帝方以供奉青詞悅嵩命逮繫錦  
衣獄久之削籍為民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嚴  
嵩十大罪五奸畧曰方今在外之賊為俺荅在內之賊

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  
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俺荅之先嵩之罪惡  
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皆止言貪污之小  
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  
政夫大臣專政孰有過于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  
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過  
于嵩者如四方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感應  
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怠

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于此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訓有曰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一人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啓藁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



及至失事又駕罪于是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  
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  
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一  
以票本自任遂作威福用一人即先謂曰我薦之也罰  
一人則又號于衆曰此得罪于我故報之也羣臣感嵩  
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  
也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  
子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將聖諭及

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義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擬題疏方上滿朝紛然既下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發大學士李本擬旨本即叩之世蕃乃同趙文華自擬以上此人所共知也嵩既以臣而弄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京師有大丞

相小丞相之謠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置其表侄歐陽必進為總督朋奸比黨將長孫嚴效忠冒功奏捷遂陞鎮撫效忠告病嚴鵠襲代加陞錦衣千戶效忠嚴鵠皆世蕃養乳臭子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重賄薦為大將後知陛下疑鸞遂互相誹謗以掩初迹是通寇者逆鸞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不肖蒙顯

戮引悖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荅犯內深入兵法擊其  
情歸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于邊可掩敗于京不可掩  
且俺荅飽自退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  
後知為嵩所給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  
學詩以論劾嵩世蕃草任為民矣入于考察京官之時  
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嵩  
世蕃降為典史矣嵩于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  
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

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官既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皇上雖累加撫卹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為輔臣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尚巧滑者以為通材勵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風俗之壞未有甚

于此者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者盖有五奸以濟之嵩知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厚以賄結之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以得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其奸一通政司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為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嵩世蕃先閱而後進早為彌縫是陛下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嵩既內外周密所畏者廠衛之緝訪也嵩則令世蕃籠絡廠衛締結姻

親陛下試詰嵩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  
乃嵩之爪葛其姦三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  
也嵩于進士之初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  
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  
嵩之奴隸其姦四科道雖入其牢籠而部臣如徐學詩  
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  
網羅門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為斥逐是陛下之  
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濟

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名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帝怒其引用二王命繫錦衣獄詰訊主使者繼盛曰盡忠在己豈必人主使乎又問引用二王故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杖百送刑部尚書何鰲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



令旨郎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五亦知嵩惡原無親  
王令旨三尺法豈可誣也嵩怒降朝賓為高郵判官侍  
郎王學益助成其說竟坐絞繫獄 二月逮兵部郎中

周冕下詔獄初楊繼盛劾嚴嵩父子言及歐陽必進竄  
嚴效忠名冒功濫擢事必進上疏辨請下兵部查覈世  
蕃乃自為題草遣人遺武選司郎中周冕欲冕依草上  
覆冕奏之畧曰臣職司武職敢以冒濫軍功一事為陛  
下陳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

有六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咨送兩廣聽用次年  
據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及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  
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  
忠病發嚴鵠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  
宜加陞遂授千戶問效忠為誰曰嵩之廝役也鵠為誰  
曰世蕃之子也不意嵩表率百僚而壞朝亂紀一至于  
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覆世蕃猶私創覆草架虛遺臣  
欲臣依草覆奏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見存伏望聖

明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疏入帝以  
冕為挾私逮繫詔獄削籍 嚴嵩以十五載考滿錄其  
二子又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蕃為工部  
左侍郎嵩辭帝諭以修城贊玄實為忠首不允

三十三年春倭寇浙江工部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殺  
賊遂遣文華如浙初文華為主事有貪名出為州判以  
賄嵩得復入為郎未幾改通政與嵩子世蕃比周嵩目  
為義子不二年擢工部侍郎至是往浙凌轢官吏搜括

財物公私苦之

三十四年冬十月殺兵部員外楊繼盛初仇鸞既誅上思繼盛言自謫所月餘遷主事隨改兵部武選司員外繼盛嘗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鸞困公幾死今相公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繼盛不聽密具疏疏成上方怒逮諸言官乃更越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竟得罪繼盛每出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竊嘆曰奈何不

以此囊高頭司業王材詣嵩曰人言籍籍謂繼盛且不  
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救之令其子世蕃謀之  
胡植馱懋卿懋卿曰此養虎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嵩  
意遂決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附繼盛于尾上覽之  
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歲論大辟當刑者凡  
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繼盛與焉將刑張氏疏言臣夫諫  
阻馬市預伐仇鸞聖旨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雪一歲  
四遷臣夫啣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妄

有陳說荷上不即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觔  
斷筋二條日夜籠箠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  
兩賜奏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儻以罪  
不可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  
禦魑魅為疆場效命之魁以報陛下奏入為嵩所抑不  
得達蓋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矣

三十五年春正月趙文華自江南還京與吏部尚書李  
默構隙知默與嵩異疏劾之摘其部選策題有漢武征

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復淮蔡而晚業不終為謗訕上怒收繫獄拷訊竟死獄中嵩德文華擢為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二月以大學士李本攝吏部事本疏諸臣百十有三人別為三等其上二十八人吳鵬趙文華嚴世蕃等其中七十人馮懋卿徐履祥等其下十五人宜斥免乃葛守禮艾守淳等多可大用者時論非之 十一月逮總兵俞大猷下錦衣衛獄大猷不善滑刺世蕃怒其不附已授胡宗憲意論其失事故有是逮逮至大

猷假貸三千金餽世蕃得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時  
有建議薊州增設戶部侍郎督糧練兵者嚴嵩佯以推  
趙貞吉且名之飲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貞吉曰人臣  
之義死生以之酒半貞吉徐曰今戶侍督糧督京運乎  
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  
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也嵩作色而罷嗾其黨  
張益劾之奪官去十二月賜大學士嚴嵩免朝賀惟  
入直西苑仍賜腰輿先是賜得乘馬入禁至是復加恩



寵為異數云

三十六年冬十月楊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初鍊既編保安即予身至里長老問知鍊狀咸大喜遣其子弟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乃爭為鍊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嘗東芻為偶人三目為林甫檜及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而侍郎楊順來為總督故嵩黨也應州之役多殺邊民掩敗鍊怒讓之且為樂府以誚順順大恚以其私人經歷金

紹魯指揮羅鎧走世蕃所白之且謂鍊結死士擊劔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來又嵩黨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楷至則與順合筭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鍊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為申理嵩竟殺之籍其家嵩乃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怏怏曰丞相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

復取鍊二子杖殺之併繫其長子襄順楷敗乃得脫

十二月趙文華罷文華自浙歸私行珍寶于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妻嵩妻勞苦文華謂相公尚不能為郎君易腰帶耶兼以李默故嵩亟稱文華于帝進位尚書躡加太子太保然文華得寵眷乃稍欲結知帝不稟嵩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帝曰嵩有是方不奏乃文華奏我嵩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嵩取疏

示之文華慚頓首謝罪嵩怒不令起呼左右拽出令門者毋得為文華通文華日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憐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憐之一日嵩休沐諸義兒及世蕃咸候起居置酒堂上嵩夫人上坐義兒及世蕃侍列文華遙望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軒櫺下酒中夫人曰今日舉家在座何少文華嵩喜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嵩色微和文華竊望見遽走入伏席前涕泣嵩不得已遂留侍飲然意未慊也又文華初

賂世蕃金絲幕一具其姬二十七人皆寶髻一世蕃以  
為薄恨之乃為疏草使上引疾歸帝從之而是時帝方  
修玄以其疏中有病語怒削其職于戍邊

三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疏劾嚴嵩輔政十二  
年引用匪人邊事日壞令其子世蕃入直干預國政窺  
覷幾微以市私恩引其親萬家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  
方郎中比周為奸公行賄賂進退一人行止一事必關  
白世蕃不論賢否是非惟視所入多寡如趙文華南還

餽遺數萬猶為未足而授草引疾張經被逮行金五千  
及聖斷不貸而為治裝賻卹王汝孝失律以三千而得  
遣戍蔡克卿撫淮陽以三千而轉地卿揚順誤國而三  
蔭其子吳嘉會修邊侵冒而驟遷三官邊事之不振由  
于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于上官之貪縱上官之  
貪縱由于謀國之匪人拔本塞源之喻願皇上察之主  
事張翀董傳策亦交章論之俱下獄廷杖謫戍嶺南  
三十八年夏五月逮總督侍郎王忬下獄論死嚴嵩以

忤愍揚繼盛死銜之忤子世貞又從繼盛遊為之經紀  
其喪弔以詩嵩因深憾忤嚴世蕃嘗求古畫于忤忤有  
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鄢懋卿  
乃以嵩意為草授御史方輅令劾忤嵩即擬旨逮繫爰  
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棄  
市

三十九年夏六月以都御史馮懋卿總理天下鹽運懋  
卿益通賄無虛日御史林潤劾其貪冒五罪懋卿疏辨

不問

四十年春正月以萬壽宮災命大學士徐階工部尚書  
雷禮興工重建先是嚴嵩在內閣凡御札下問辭旨深  
與西苑玄修聖躬卧起不常外廷得失時厯于懷內侍  
傳出或早或暮嵩耄而智昏多瞠目不能解世蕃一見  
躍然揣摩曲中據之奏荅悉當上意又陰結內侍纖悉  
馳報報必重賚每事必先有以待上益喜蓋上不能一  
日亡嵩嵩又不能一日亡其子也專政既久諸司以事



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世蕃  
別號也世蕃益自恣一時無行之士僨帥墨吏羣然趨  
之嵩妻歐陽氏嘗語嵩曰不記鈴山堂二十年清寂耶  
嵩甚愧之馭世蕃尤嚴歐陽氏卒世蕃當護喪歸嵩上  
言臣老無他子乞留侍許之以孫鵠代行世蕃因大佚  
樂干預各司事如故然不得入直房代擬間飛札走問  
則世蕃方擁諸姬狎客徵逐胡盧不甚了了亦不能得  
當如往時中使守直房迫促嵩引領待片紙不得至乃

自以意對既至追還復改大抵故步皆失上不懌頗聞  
世蕃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上以  
為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為箕仙對具言  
嵩父子弄權狀上曰果爾上玄何不殛之詭曰留待皇  
帝正法上默然適萬壽宮災宮在西苑上自壬寅宮變  
即移于此不復居大內忽火作乘輿服御皆燬上暫居  
玉熙宮隘甚邑邑不樂廷臣請還大內上以列聖晏駕  
于此不報嵩請徙南內故英宗幽錮所也大不樂次相

徐階與尚書禮疏并力營新宮上喜報允自是凡軍國大事悉諮之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齋醮符籙之類而已十二月吏部尚書吳鵬罷鵬嚴嵩黨也先是御史耿定向劾其六罪故罷嵩復薦所親歐陽必進代之未久亦勒歸進禮部尚書袁煒太子太保入閣叅預機務時帝漸有疑嵩意密諭徐階舉堪輔政者階密奏曰人君以論相為職陛下斷自宸衷則窺伺陰阻之私自塞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加大學士徐階少師任一子  
袁煒少保嵩加祿百石而已 五月嚴嵩罷猶給歲祿

繫其子世蕃詔獄以御史鄒應龍為通政司叅議初嵩  
見張璉夏言以言禮驟貴乃從史興獻帝稱宗祔太廟  
眷遇日隆人言不復入自徐學詩王宗茂楊繼盛沈鍊  
吳時來張翀董傳策或死或戍縉紳側目不敢言至是  
徐階日親用事廷臣多知之未發御史鄒應龍欲具疏  
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壘樓其下甚

壯樓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束樓之兆也。遂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乞置于理。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帝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乘傳去。而下世蕃于理。擢應龍嘉其敢言。世蕃因行金內侍云郇應龍疏皆藍道行泄之。帝怒，并逮道行。馮懋卿萬家復私致道行許以金，令其委罪。徐階則無事矣。道行大言曰：除貪官自是皇上本意，糾貪

罪自是御史本職何與徐閣老事懋卿家懼乃囑法司  
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于是戌世蕃雷州衛  
子嚴鵠嚴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  
人嚴年錮獄追贓年最黠惡即士大夫所呼為萼山先  
生者也上猶以嵩故特宥其孫鴻為民嵩既去上追思  
嵩贊立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  
祈長生階極言不可上曰卿等即不欲違大義必天下  
皆仰奉君命闡立修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

有再言同鄒應龍者俱斬嵩知上意已動仍密賂左右  
發道行怙寵招權諸奸狀道行亦下獄論死 六月御  
史鄭洛劾大理卿萬案刑部侍郎鄔懋卿太常少卿萬  
虞龍皆朋比奸贓不職案懋卿罷虞龍降調 九月給  
事中趙灼劾工部侍郎劉伯躍刑部侍郎何遷右通政  
胡汝霖光祿少卿白啓常副使袁應樞給事中沈淳劾  
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給事中陳瓚劾諭德唐汝楫國  
子祭酒王材俱罷去伯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婿遷

撫江西時厚斂遺嵩父子汝霖雨貧肆不簡啓常匿喪  
遷光祿入世蕃幕至以粉墨塗面為歡笑汝楫吏部尚  
書龍之子以父事嵩得及第世蕃弟畜之與材俱出入  
卧内交通請托至是士論大快之

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具奏起居并進祈鶴文及各宗  
秘法上優詔荅之仍賜銀幣始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  
值聖誕即鐵柱觀延道士藍田玉等為上建醮玉自言  
能書符召鶴嵩試之良驗會上遣御史姜儆王大任訪



秘法嵩乃索玉所藏諸符籙以上久之疏言臣年八十  
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俱赴戍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狗  
馬填溝壑誰可托以後事惟陛下哀其無告特賜放歸  
終臣餘年上曰嵩有孫鴻侍養已恩逮矣竟不許世蕃  
未達雷州至南雄而返龍文亦逃伍潛住歙縣藏匿亡  
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老頭洩此  
恨階聞厚為備嵩久之亦聞驚曰兒誤我多矣幸聖恩  
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作此舉止如

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上方眷徐厚陞應龍官一震全  
族沈矣初階之入政府也肩隨嵩者且十年幾不敢講  
鈞禮嵩懲夏言禍亦頗自恭謹惟世蕃多行無禮階既  
曲忍嵩亦不禁也方應龍疏上階往謁慰藉甚嵩喜頓  
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為托既歸其子密啓曰大人受  
侮已極此其時已階偽罵曰吾非嚴氏不至此負心為  
難人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蓋階亦知上  
猶眷戀未能即割也嵩既去書問不絕久之世蕃亦忘

舊事謂徐老不我毒鳩工大治館舍陰賊彌甚先是伊  
王不法納數萬金求援嵩既歸遣校尉樂工三十餘人  
走分宜坐索如數與之密遣人邀于湖口盡劫殺取前  
貲以歸其他睚眦必報類如此嵩益老謬示恭謹而終  
不能禁世蕃世蕃勢益橫

四十三年冬十月復逮嚴世蕃下獄先是御史林潤既  
劾鄔懋卿罷去知讐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  
事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為督諫臣至箕踞

不起役人戲以瓦礫擲諫臣亦不禁或尤之曰京堂科道官候主人門叱嗟誰敢動此何為者諫臣遂具揭上之潤潤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巖世蕃為主事之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克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衆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潤

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祈捕龍文自駐九江  
勒兵以待

四十四年三月嚴嵩削籍沒其家其子世蕃及羅龍文  
俱棄市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郭諫臣白監司盡散其  
工匠四千人龍文走匿世蕃家捕得之潤因諭袁州府  
詳具嚴氏諸暴橫狀得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畧曰  
世蕃罪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為主謀羅龍文為羽翼惡  
子嚴鵠嚴珍為爪牙占會城廩倉吞宗藩府第奪平民

房而又改釐祝之宮以為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  
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  
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庠  
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為護衛之壯丁  
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世蕃已  
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貲亦  
稱億萬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  
之女列屋駢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寶張象牀

圍金幄朝歌夜絃宣淫無度而曰朝廷無如我樂甚者  
畜養廝徒招納叛卒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郭  
寧三劉相誼洪斗段回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  
廣劫掠士民其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  
奪人子女誘人金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  
包藏禍心陰結典樸在朝則為寧賢居鄉則為宸濠以  
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  
顧子未赴伍朦朧請移近衛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

法為不足遵以公議為不足恤世蕃稔惡有司受詞數  
千盡送父嵩嵩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于不知乎既  
知之又縱之又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疏入帝  
怒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  
海水已而聚其黨竊議自謂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  
深惡聚眾以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楊沈  
下獄為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  
其黨揚言之刑部尚書黃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



寺卿張守直亦以為然依其言具稿詣徐階議之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揚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揚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衆愕然

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為主而闡發聚衆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羣以讓階階乃出一幅于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為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囑携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即呼人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償揚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鬯飲不十日釋縲綆善歸上因此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

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今日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矣  
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  
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狀且曰逆賊汪直徽州  
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金十萬于世蕃擬為授官克藩  
典橫陰冀非常世蕃納其賄為護持向非聖神威斷或  
徒或誅則貽憂宗社矣世蕃罪擢髮難數陛下曲赦其  
死謫戍邊衛不思引咎輒自逃歸羅龍文招集汪直餘  
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自山海棄

伍北走擬誘致北寇相為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舛望排上尤為不道罪死不赦上覽疏曰此逆情非常爾等第述潤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鞠訊具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畧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不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于市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

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  
行刑有譽階能剪大慙者蹙額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  
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其天也已而籍嵩家得銀二百  
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于天府江西巡按鞠彭  
孔及嚴氏家人得其蔽匿奸盜椎埋殺人及奪民田宅  
子女罪狀二十七人各遣配有差 十一月山西巡按  
張檟言往者嚴嵩與逆子世蕃奸惡相濟皇上納言官  
鄒應龍議悉置之法而籍其家矣復顯陟應龍以旌其

直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張紳王宗茂等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錄用以旌直臣之節疏入上大怒命緹騎逮擯下于理 十  
二月謫原任大理寺卿萬宗充邊衛軍廣西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侍郎馮懋卿于巡按建問尋亦遣戍亡何嵩寄食故舊以死

谷應泰曰嚴嵩相世宗入于嘉靖二十年八月去  
位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盤踞津要盜竊寵靈凡

二十餘歲比之林甫相玄寵任十九載元載輔代  
驕佚十餘年嵩且過其歷矣考嵩以茸闔庸材躓  
貨嗜利帝號英睿竟稱魚水嵩遵何道哉或者謂  
其議禮贊玄曲當上旨然議禮創自張桂嵩晚拾  
唾餘不足要結主歡惟佑贊玄功帝心感嵩夫加  
爵賜脯封禪用以媚臣民美酒明珠天書用以結  
朝貴英主好怪之心避謗之智方交戰于中而朱  
能造書寇準召相桓譚非讖光武加誅桂洲貽禍

于香冠分宜追思乎召鶴批逆鱗者無全功盜領  
珠者有巧術也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  
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撲誠帝以獨斷  
嵩以孤立賍婪累累嵩即自服帝前人言籍籍嵩  
遂狼狽求歸帝且謂嵩能附我我自當憐嵩方且  
謂嵩之曲謹有如飛鳥依人即其好貨不過駕馬  
戀棧而諸臣攻之以無將指之以煬竈微特訐嵩  
且似汚帝帝怒不解嵩寵日固矣漢武寧用公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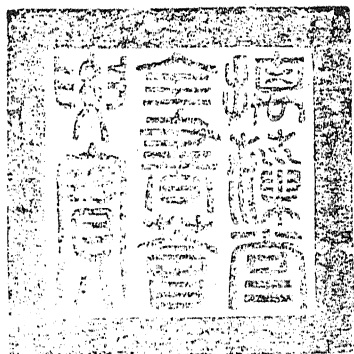


賀田蚡不能用董仲舒汲黯德宗甚喜盧杞裴延齡甚不喜陸贄顏真卿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嗟乎嵩下有殺人之子上事好殺之君身之瀕死固亦危矣又從而固寵持位鼓餘沫于焦釜餽殘膏于克鋒二十七年殺曾銑是年殺夏言三十四年殺楊繼盛三十六年殺沈鍊三十七年殺王忬假令嵩早以賄敗角巾里門士林不齒已矣乃至朝露之勢危于商鞅燎原之

形不殊董卓非特嵩誤帝帝實誤嵩歐陽氏勸  
憶鈴山堂鄒御史夢射培壘樓霍山將誅第門自  
壞申生訴帝披髮見形嵩父子至此寧有死所乎  
夫羊舌之族將覆叔向之母已知獨惜世宗自負  
非常而明殺輔臣始于夏言明殺諫官始于繼盛  
大禮之獄猶云母子之恩為其太甚夏楊之誅乃  
以儉壬之相甘為戎首萊朱貽戒于自用仲尼致  
恨于鄙夫其所由來也久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高瑞相